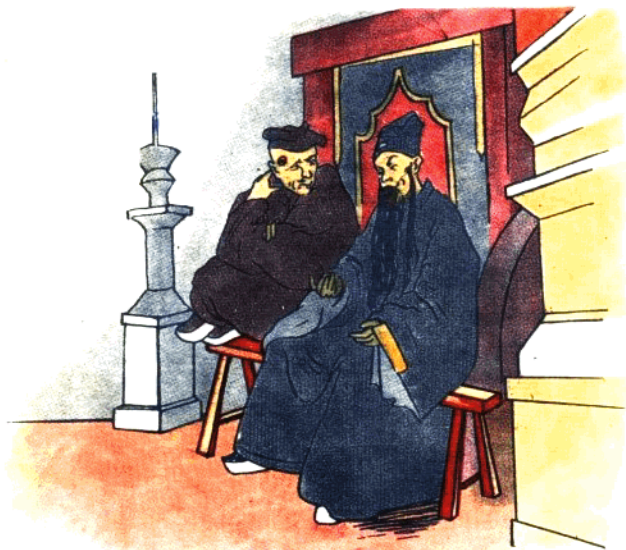


学文化补充读物

十五貫錢的故事

林慧文編寫



北京出版社

一、一件人命案

五百多年以前，在明朝的时候，江苏無錫县有一个杀猪的尤二，开了一家肉鋪。这尤二外号尤葫蘆^①，平日很爱喝酒，有时候也喜欢开个玩笑。他的妻子已經死了，留下一个女兒，这女兒是随她母亲改嫁帶过来的，名叫苏戌娟^②，这年正是一十九岁，长得还漂亮。尤葫蘆性情不好，常常打罵这个女兒，并且还說过要卖掉她。过了不久，肉鋪的本錢被尤葫蘆喝光，买卖也沒法做下去了。

尤葫蘆死去的妻子有一个姐姐在高桥住，手里有些积蓄，尤葫蘆因为生活沒有办法，找她借来十五貫錢，打算把肉鋪再开起来。这天晚上，他背着十五貫錢正往家走，遇見了卖油的街坊秦^③古心，兩人約定第二天早晨一齐上市去买猪。尤葫蘆回到家里，苏戌娟看見他帶回这些錢，就問他是从哪里来的。尤葫蘆趁着酒醉，心里一高兴，騙他女兒說：“孩子，我把你卖给王員外的小姐做陪嫁丫头了，这是十五貫卖身錢。”苏戌娟听了这話，心里一阵难过，回到房里，眼泪

花花地流了下来，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这时候，尤葫芦已经倒在床上睡着，她就收拾起衣服，一个人偷偷离家出走了。



苏戍娟听她父亲说卖掉她，十分伤心，想连夜去高桥投奔姨母。

(梁 津画)

苏戍娟出门没有多久，街上的一个赌鬼婁阿鼠正从这里走过。他刚刚赌输了钱，手里还掂着灌铅的骰④子，想再找个地方去骗人。这时，尤二肉舖的大门没关，屋里灯光明亮，就想进去赊⑤点肉吃。婁阿鼠抬起脚来，一步迈到屋里，喊了一声“尤二！”又喊了一声“大姐！”都没有人答

应。他就慢慢向前走去，看见尤葫芦正仰着身子躺在床上，睡得很香。婁阿鼠暗笑了一下，转眼看见肉案上摆着一把明亮亮的斧子，心想，这把斧子也值些钱，把它偷去卖掉，捞回一点赌本也是好的。一面想着，一面就把斧子拿在手里，又过去看看尤葫芦醒了没有。这时候，他忽然看见尤葫芦的枕头底下压着一只钱袋，袋里装得鼓鼓地。婁阿鼠这一下可高兴了，贼溜溜地向四下扫了一眼，弯下身子，慢慢抽动那只钱袋。尤葫芦惊醒了，觉得床头有人，转身爬了起来，捉住婁阿鼠的手。两个人撕打了一阵。婁阿鼠平常就没有多大力气，他更不是尤葫芦的对手。现在，事情已然这样，该怎么办呢？婁阿鼠这时慌了，他想，如果声张出去，就很难再见别人；干脆⑥来个一不做二不休吧。他就抄起斧子，把尤葫芦一下砍倒，接着又狠狠地加上一斧。尤葫芦血流遍地，立时就死了。婁阿鼠放下斧子，拿起钱袋预备出门，正巧门外过来打更的人。他忙着吹灭了灯，两步当做一步地躲在床后。因为一阵慌乱，把一些铜钱撒在地上，怀里的骰子也丢掉了。过了一会，他听见更声远了。才去捡起一部分铜钱，把钱袋藏在怀里，一溜烟似地跑了出去。

第二天早晨，秦古心去找尤葫蘆买猪，看見他倒在地上，以为他还是昨天酒醉沒醒呢。等到走近一看，身边滿是鮮血，地上扔着一把斧子，秦古心大吃一惊，連忙去喊苏戌娟，可是找不到她的影子。他又馬上跑去喊叫街坊。这些街坊有的以为是十五貫錢招来的禍害，有的疑心苏戌娟出了什么事。这时候，婁阿鼠也搖搖擺擺地夾在人羣中間，假裝吃惊地說：“哎哟！这真是一件怪事！說不定是苏戌娟干的，她勾引男人，杀了父亲以后就逃走了。”大家爭長論短，秦古心最后說道：“現在天还不晚，我們應該一面追赶兇手，一面到官府报案。”說完，就分头走开，婁阿鼠也裝模作樣地跟着大家一齐去追。

再說苏戌娟自从半夜离家，走了几里地以后，早已覺得腰酸腿疼，又摸不清到高橋去的道路。眼看天就快亮了，她在路上見到一个年輕男子，身穿一件寬大的藍布衫，脚穿一双黃布鞋，肩上背着一只錢袋。苏戌娟忙赶上去，向他打听道路。知道这男子名叫熊友蘭^⑦，是苏州商人陶复朱的伙計，帶着十五貫錢，替他主人到常州販买貨物。苏戌娟因为道路不熟，請熊友蘭帶路。熊友蘭覺得兩人順路，就一齐搭伴走了。

这时候，他們后面忽然有一羣人喊着追上来。苏戌娟一看，是秦古心和別的一些街坊熟人。他們都跑得直喘，一看见苏戌娟和熊友蘭，就有人說道：“好啊！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杀了人就这样走了嗎？”苏戌娟仔細一打听，才知道是她父亲夜里被人杀害，他們都是来追赶兇手的。她想赶回家去，可是这些人把她团团围了起来，另外有人就去捉拿熊友蘭，搜他身上的錢袋。数了数，里面裝的正好是十五貫錢。县里的衙役立刻就把他和苏戌娟兩人一同綁了起来押解回去。婁阿鼠见到这情景，不由得暗地里欢喜，自己說道：“这件人命案子倒有了証据，我从此也可以放心了！”

二、錯断了官司

苏戌娟和熊友蘭被押解以后，立刻就送到無錫的县衙門里。那时候，無錫的知县名叫过于执，是一个多年的七品官員。在他手下判过各种各样的案子，自認為沒有出过什么大錯。这样，他也就特別自負起来，覺得是一个了不起的英明能干的清官。这次，他听到捉来的兩名犯

人是一男一女，心里就断定是通奸謀杀案，一定是奸夫杀了人，女的也被他勾引一起逃跑了。

升堂的时候，从熊友蘭身上搜出的十五貫錢也摆在公案上。过于执先傳問尤二的街坊。泰古心把他知道的情形都講了出来，街坊們的看法也和他差不多，接着就审問苏戌娟。过于执看見这女子長得不錯，就認為她一定是被人勾引的，而且她不是尤二的亲生女兒，尤二待她不好，她自然怀恨在心，起了杀父的念头。可是，苏戌娟的供狀，和他想的完全不一样。她說是因为父亲把她卖给別人，才由家里逃出来投奔姨母；她和熊友蘭只在路上相遇，根本就不認識。过于执听了这話，不禁冷笑了一下，認為这都是騙人的說話，他就吩咐衙役用刑。可憐苏戌娟細弱身材哪經得这等刑罰。最后，苦打成招，被逼画了供。接着又审問熊友蘭，过于执因为已經有了苏戌娟的口供，以为熊友蘭一定会很快地招認。可是，熊友蘭講出来的却是他到常州做买卖，路上遇見苏戌娟的事情……。过于执很不以为然，就大声喝道：“熊友蘭，你既然是从苏州来，到常州去，为什么偏偏赶上和苏戌娟走在一起？你身上帶的是十五貫錢，为什么和尤二丢的錢分文不差？”



过于执硬說熊友蘭和苏戌娟通奸，謀財害命。（游允常画）

熊友蘭虽然極力耐心辯白，过于执却很自信，不容他多說什麼，就命令衙役忙用重刑，打得熊友蘭皮破血流，倒在地上昏迷不醒，衙役拿着他的手，在供狀上画了十字。过于执覺得这件案子又有人証又有物証，虽然犯人不說实話，可是用了一点刑，也就都招認了。他于是站了起来，很得意地說：“这一件人命重案，不消三言兩語，就被我断得清清楚楚。这才叫本領啊！”說着就吩咐衙役把兩名犯人立即押进死牢，听候处斬⑨。

三、斬不得！斬不得！

熊友蘭和蘇戌娟兩人在無錫原審以後，又經過常州的復審和刑部的朝審，都判了死刑，後來押到蘇州的獄里等候處斬。

一天夜晚，四名劊^⑩子手來到蘇州牢獄提解犯人，要在當夜五更執刑。獄卒到了牢里，對熊友蘭說：“現在你可以出獄了。這次冤枉总算到了頭，人活百歲不是終有一死嗎？……聽說今天是我蘇州府的況太爺監斬，人人都知道他是好官。你們這案子當初要是落在他的手里，也就不会有今天了。”熊友蘭聽了這話，只是哭喪着臉，什麼也沒有說。獄卒又從女牢里提解了蘇戌娟，交給劊子手。這兩名犯人，穿着紅色罪衣，帶着枷^⑪鎖，一齊押到法場去了。

這夜二更時候，蘇州知府況鍾帶着家丁和衙役來到正堂，等候劊子手押解犯人上來。況鍾今天是奉都爺命令來做監斬官的。監斬官只是在臨刑以前查明正身，用朱筆在斬條的犯人姓名上輕輕一點，然后就斬首回報。況鍾升堂不久，就聽見劊子手們的喊聲，兩名犯人已經押到面

前，这位知府和平常一样，静静地坐下来，看了犯人們一眼。熊友蘭和苏戌娟看見况太爷，就低著头同时喊道：“爷爷，冤枉啊！”况鍾以为这是犯人临刑前照例要喊的話，一点也沒有注意，他也随口喝了一句：“不許多講！”又郑重地对他們說：“律典上写得明白，杀人的人要償①命。你們做了伤天害理的事，这是罪有应得的。”說完，就告訴獄卒打开犯人的刑具，給他們換上衣服，倒背着手綁了起来；接着又命令劊子手拔出鋼刀，准备等到五更執刑。不想这时熊友蘭又叫了起来：“老爷！小民冤比山高啊！”苏戌娟也跟着喊道：“小女子冤比海深啊！”况鍾抬头看了看两个犯人，說道：“你們的案子經過三审，罪狀清楚，断案公正，所有的人証物証都很齐全，这里不会有什么冤枉。”說着，一手接过新条，一手拿起朱笔。熊友蘭想起獄卒对他說过，况太爷是有名的清官，他就不顧一切地大声說道：“人人都說况太爷是愛民的，又說太爷是包公再世，可是为什么讓我們含冤而死呢？”苏戌娟也跟着說：“如果錯杀好人，那还算什么清官？”况鍾听了他們的話，心里有些奇怪；他看見犯人的臉色非常陰沉，真像有些什么冤枉。停了一会，就問道：

“你們口口声声喊冤，又没有真凭实据，怎么能让人相信呢？你们要是有什么冤枉，可以申诉一下！”熊友兰这时就把他家住淮安从苏州带着十五贯钱替陶复朱去常州买货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他还请知府派人到熊友兰住过的玄妙观客店去调查。况钟听了这些话，也不敢断定是真是假，两只眼睛紧紧地盯着朱笔，心想现在离行刑时候还早，于是拿起令箭，让一名家丁立刻到客店去查问。

过了一会，家丁回报知府，说确实有过这事，还把客店的登记簿带了回来。况钟一边查看，一边问熊友兰来往的日期，熊友兰回答得和登记簿上一样。况钟低下头来，自己说道：“这样看来，熊友兰大概是冤枉了。”接着又审问苏戌娟，况钟听了她的话，知道她离家逃走的经过，可是现在还不肯断定她究竟杀过人没有。因为没有杀人的真实证据。他想，如果这样判了死罪，万一错杀了人，哪能对得住百姓呢？可是他又一想，这件案子已经刑部批准，他怎敢随便违反部令。这样，他拿起朱笔来，预备判点下去；心里一转，却又十分迟疑。最后还是放下了笔。

这时候熊友兰和苏戌娟又在堂下跪着过

来，口里还在喊冤。况鍾不忍再听，低头一想，說道：“案情既然冤枉，就不應該錯杀好人。”說罢命令劊子手把這兩名犯人暫且押下。劊子手見到太爷三心二意，不肯判斷，又要把犯人押下听令，就走到太爷面前說：“爷爷！奉令新杀，不能再延誤了！”况鍾說：“不必多講，我自有办法。”

劊子手正要押下犯人，忽然听得譙楼上打起二更三点。他們又立刻停下报告太爷說：“爷爷！五更新首，現在都快三更了，誤了时刻可了不得啊！”况鍾听了这話，眼看着朱笔和斬条，心里盤算着時間：現在就要到三更，五更新首，時間真是太短了……可是他又想起了犯人的冤枉，于是立刻站起来說：“斬不得！斬不得！”他一面命令劊子手帶下犯人，一面告訴家丁取来衣服和金印，一同去拜見都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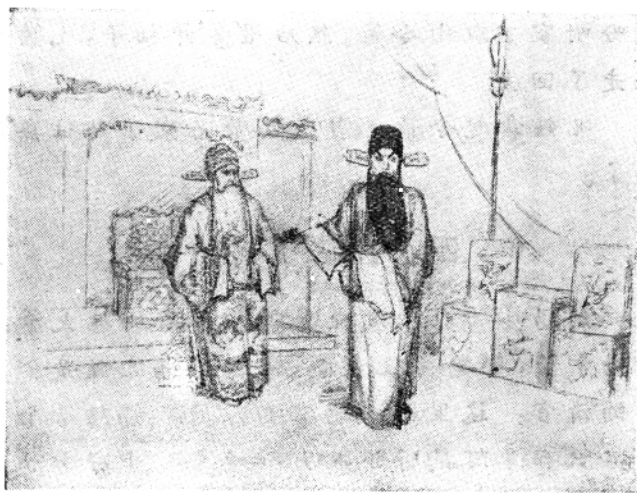
况鍾帶着家丁，骑了快馬，連夜赶到都爷的官府。这都爷是当朝的都御^①史，派到苏州来的，所以权力很大。夜巡官見况鍾来見，不敢进去通报；况鍾耐着性子对他說道：“有緊急公事，不要延誤！”夜巡官这才进到院里，过了一会，出来对况鍾說：“都爷請太爷先回去，明早升堂时候再見。”况鍾站了好久，想到人命关天，没有办法，

只好走到門外去击鼓告狀。中軍听見鼓声，連忙赶出来，看見是知府前来，就立刻回报都爷，都爷請况鍾到客厅等候。

况鍾走进客厅，只見灯光明亮，屋里連一个人影也沒有。他向外望了一下，不見有人走来；又向里面走进一步，还没有什么动静。他只好搖了搖頭，找一張椅子坐下。这时候，外面已經打起三更二点。况鍾听見有人走动，馬上站起身来准备去迎接都爷。但是，进来的不是都爷却是中軍。况鍾只見他慌慌张张地走了过去，向着外面喊道：“都爷命令旗牌客厅伺^④候！”这次，况鍾以为都爷一定会出来了，就恭恭敬敬地站在那里等候。过了許久，还不見都爷进来；他一会坐下，一会站起，走来走去，忍耐不住心里的焦急。

过了一陣，都爷才跟着旗牌、丫环走出来。他面帶气惱的样子，問况鍾为什么深夜击鼓。况鍾把今天要斬的犯人有冤情的事情报告給都爷，請求都爷延期执行。都爷听过以后，很不在意地說道：“这案子經過了多少問官。并没有什么冤，你不必多問了。”况鍾这时又提出一些有力的根据，可是都爷却十分气憤，很不耐烦地說道：“我連国家大事还管不过来，哪有时间去过問这

些小事！”况鍾心里忍耐不住，就又回答說：“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如果不好好处理，怎么对得住百姓呢？”都爷一时沒有答話，过了一会，才指着况鍾問道：“你是监斬官，知道嗎？你不必多管这些閑事。我是不敢違抗法令的。”他一面說着，一面向前走，况鍾跟过去說：“老大人，記得律典上有一条說，死囚在临刑以前喊冤的，要問清楚。我請求大人寬一寬手吧！”这时候，外面已經打起四更，都爷劝况鍾赶紧回去，免得誤了监斬时刻，并且說道：“現在部令已下，还有什么可



况鍾連夜去見都爷，都爷教况鍾不必多管閑事。（罗尔純画）

改变的？”况鍾想了一想，觉得还是应该为民请命，如果老百姓真受了冤，怎么能够心安呢。他就走到都爷面前，请求都爷说：“我愿意一个人担当这件事情，把事情查问清楚。”都爷斜着眼睛“嘿”了一声，用沉重的声音说：“好吧！那就请便吧！我不敢做这个份外的事情。”况鍾拿出金印，请都爷押下作証，给他两个月期限，到無錫去調查真象。都爷心里虽然满不高兴，嘴里也不好再说什么，就顺口答应了半月的期限，又加上一句说：“如果到期没有结果，我就要奏你欺骗皇上的罪名。”说到这里，况鍾向都爷要了一支令箭，都爷便吩咐家丁取出令箭，然后甩^①开袖子，气愤愤地走了回去。

况鍾拿起令箭，当夜就带着家丁赶往無錫去了。

四、捉住了真凶

無錫县的人，现在听说苏州府的况太爷来调查案子，都觉得很奇怪。他们知道况鍾是个有名的清官，这里面一定有些原因，都想看个明白，只有婁阿鼠听说况太爷要来，十分害怕，打算偷偷躲到乡下去待几天。过于执听说况鍾

要來，笑他真是又多事又無知，相信自己原來斷的案子還是對的。

一天中午，況鍾來到無錫，過于執陪着他帶了几名家丁前往尤二肉鋪。這肉鋪的房子已經空了好久，打開屋門，只聞見一股腐臭的氣味；肉案上爬滿了大頭蒼蠅，板壁一動，灰塵也到處飛落。況鍾進門以後，先去察看地上的血跡，再向街坊問明尤二被殺的情形。過于執看見他這樣仔細查問，外表雖然恭恭敬敬地伺候，心里卻在一陣陣地冷笑。

查了一會，況鍾在地上找到几枚銅錢，跟着一個差役也撿起一枚來。正在看銅錢的時候，有人從床後喊道：“太爺，這裡還有半貫銅錢呢！”況鍾過去一看，果然是整整齐齐的半貫錢。他一面心里盤算這些銅錢的來歷，一面讓差役去傳街坊問話。這些街坊看見銅錢都非常奇怪。他們知道尤二平日連糧食都買不起，哪里會把這許多銅錢亂扔一地？秦古心說這錢大概是十五貫里的，因為凶手殺人，手忙腳亂，把錢丟下了。但是過于執認為審案的時候已經有十五貫的物証，根本不相信這說法。他指着銅錢說：“熊友蘭一定不知道那里有錢，如果他知道，也就拿走了。”

正在說着，一个差役拿着一只小木盒，跑來交給况鍾。况鍾接過盒來，拿在手里很重，原來里面裝着一對骰子。他就對过于執說：“這是一對灌鉛的骰子，是賭棍騙人的玩意。”过于執接了過來，回答他道：“我們這地方的人都愛賭錢，尤二愛喝酒，也喜欢賭。這骰子就是他的。”可是街坊們不同意這話，都說從來沒有看見尤二賭過錢，他也沒有好賭的朋友。况鍾又問地方官，地方官想了一想才說：“这里倒是有一个賭棍，名叫婁阿鼠。这人平常和尤二并没有什么来往。”



况鍾亲自查訪，找出銅錢和賭具，过于執却冷言譏笑。

(阿老画)